

古今人物論第二十三卷

莆中 鄭賢 元直 輯 岳陽 劉



睿宗

陳彭年

法不一則姦僞起政不一則朋黨生觀于天后之時雲委於二
張之第孝和之世波注於三王之門獻奇則除設盈庭納賄則
斜封滿路咸以進趨相軌姦利是圖洎景隆繼統汚俗廓清然
猶投杼於乘輿之間抵掌於太平之日以至書頻告變上不自
安宮臣致禦魅之科天子憚巡遷之詔此雖鎮國之尤亦見臨
軒之失夫君人孝愛錫之以典刑納之於軌物俛無僭倂下絕
覬覦自然治道維新亂階不作孝和既已失之立貞亦未爲得

也

睿宗

史斷

睿宗因其子之功而在位固無足稱者然能任姚宋韋中宗樊政進忠良退不肖罷斜封官廢承恩廟紀綱修飭當時翕然以爲復見貞觀之風未幾大又示變遂以大位付之於子實大公之心安社稷之計也奈何惑於一妹明斷不足使姦人黨附幾成逆謀惜哉

睿宗立宗

宋歐陽修

睿宗因其子而在位不久固無可稱者嗚呼女子之禍於人者甚矣自高祖至於中宗數十年間再罹女禍唐祚既絕而復續

中宗不免其身韋氏遂已滅族立宗親平其亂可以鑒矣而又敗以女子方其勵精政事開元之際幾致太平何其盛也及侈心一動窮天下之欲不足爲其樂而溺其所甚愛忘其所可戒至于竄身失國而不悔考其始終之異其性習之相遠也至于如此可不慎哉

立宗

石晉劉 昀

我開元之有天下也紀之以典刑明之以禮樂愛之以慈儉律之以軌儀黜前朝僥倖之臣杜其姦也焚後庭珠翠之玩戒其奢也禁女樂而出宮嬪明其教也賜酺賞而放哇淫懼其荒也叙友于而散骨肉厚其俗也蒐兵而責帥明軍法也朝集而計

最拔賢能也廟堂之上無非經濟之才表著之中皆得論思之士而又旁求宏碩講道藝文昌言嘉謀日聞于獻納長轡遠馭志在於昇平貞觀之風一朝復振自天寶以還小人道長獻可替否靡聞姚宋之言妬賢害功但有甫忠之奏豪猾因茲而睥睨明哲於是乎卷懷故祿山之徒得行其僞厲階之作匪降自天謀之不臧前功并棄惜哉

玄宗

明李廷機

夫人主不可以有好名之心也人主一有好名之心則其中必有不繼者明皇之焚珠玉錦繡也將以求此名也不知當其奸名之際勉強矯飾非無銳然可喜之形顧其虛者難繼驟者難

持一旦好名之念少衰欲竇竇端潰裂而四出諸臣媚子又從而乘之首尾銜決爲天下笑何者恭儉之德不可以虛名借也彼其殿前之灰未寒而鳳樓之脯已設罷織之令未徧而運租之額已增宮闈之勅未行而紅塵之騎已出吾不知珠玉焚矣而金釵鈿合何所供乎錦繡焚矣而霓裳羽衣何所製乎器玩銷毀矣而洗兒金錢又安所出乎當其焚之也惟恐其不滅而及其索之也惟恐其不給夫安所從來而刺謬若此則亦好名之故而已矣古之恭儉之主始終無間者莫如漢孝文宋仁宗一則自衣皂綈后宮衣不曳地一則中夜忍飢而絀被漆壺非諸臣問疾莫得見焉蓋其躬修於禁闥邃密之中而節留于服

食寢處之間不伐異不衒名故孝文以立默稱而仁宗恭儉四十年如一日者固其天性然也嗟乎人主亦何以好名爲哉
評 明皇真好名故與晚節大相反人心操舍可懼哉

高力士

宋范祖禹

玄宗以力士爲右監門將軍知內侍省事衣緋紫者千餘人宦官之盛自此始

自古國家之敗未有不由輕變祖宗之法也創業之君其得之也難故其防患也深其之也慮遠故其立法也密後世雖有聰明才智之君高出羣臣之表然終不若祖宗更事之多也夫中人不可假以威權蓋近而易以爲奸也明皇不戒履霜之漸而

輕變太宗之制崇寵宦者增多其員自是以後浸干國政其源一啟末流不可復塞唐室之禍基於開元書曰監於先王成憲其永無愆爲人後嗣可不念之哉

楊思勗立宗命將兵討平安南亂

元尹起莘

春秋襄王十八年諸侯伐齊齊有寺人宿沙衛者連大連塞隧而殿齊臣殖綽郭最謂之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夫以寺人殿師若未甚害而齊人遽謂辱國誠以刀鋸之餘不過供戶庭灑掃之役若與聞軍政則是國爲無人此殖綽郭最所以深惡之也唐之立宗削平內難興復唐室勵精爲治幾致太平可謂盛天子矣然寵任宦者遂爲亡國之本有如安南之亂豈無將臣

可遣而必以內臣爲之其爲宿沙衛也大矣然則以內臣而總王師勝負皆辱何待他時魚朝恩吐笑承璫田令孜之徒而後知其辱軍政哉

張說祈改數字

明黃廷元

昔賈充既成典午氏之篡畏身後之醜名而憂及贈謚從子模曰是非久自見不可掩也充在魏雖爲逆臣而於晉則負佐命之元勳當時執筆螭頭者孰非充黨而晉天子又從而左之縱有直言士如狐如伋如馬如班輩誰敢以筆端博死者然而身沒尚未幾也秦秀從而議之矣裴子眞從而議之矣昏亂紀度謚之曰荒其不臚之名豈徒書之汚簡牘至今言之猶如蠅蛆

糞穢誰能爲賈諱者烏將死而悲鳴握手丁甯之際其矣賈公
聞之說之悲也邪佞之肺肝欲掩而不可掩每每如此夫揚湯
止沸不如撤薪制心息慮不如簡緣欲人勿知不若勿言欲人
勿疑不若勿爲豈有以一指而蔽泰華之觀以其所以防川者
而防民之口多見其奔潰四溢而不可止也張說當武墨之際
狐媚當國豺狼載路盛服先生不容于世忠謀切言皆鬱于胸
以魏元忠而歸女王王之朝不價而沽爲物論之所囂囂識者已
恨之而又有昌宗易之輩交構其間岌岌然磨虎牙之勢可畏
也哉今夫泰山之雷可以穿石洪爐之火可以鑠金深壑之霧
可以障天層山之雲可以蔽日賢人之行不堅于金石讒邪之

害有深于水火君心之明不皎于天日壅蔽之禍尤甚于雲霧
女主居其上二豎間其內元忠其能無危乎使張說而爲之證
是猶助虎而翼也下宮之難而同括爲戮由藥郤爲之證埋書
北部華亥因而成之果而寺人譖行合比出走矣昌宗之賂張
說是欲藥郤我也也是欲華亥我也說于此時能非則拒之不能
則舍唐爵祿而去之由是可無宋璟之激可無劉知幾之助而
亦何必後日之所之改哉見之不定既許之反背之論者謂其
蓬生麻中不得不直蓋有感于諸君子之激而然也事久論定
始慮天下之薄已曷若慎之于初勿愛此賢子之囑之爲愈也
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始適晉而涕泗沾襟不能措及得見晉

侯與侯同寢篋飴芻豢始悔其泣之之失說之始懼昌宗亦慮其勢位之燠灼足以爲我禍福既而欲死元忠而元忠卒不可死欲惑武后而武后忽頃而悟說至是亦悔之矣此所以有吳兢之祈也夫說之祈競豈不以事出於宋璟之激則我不得爲純美君子而苟削其賂以美官之事改其汙青史欺鬼神之數語庶幾納交權貴之恥幸不爲吾醜也豈知大廷質證宮寮具在斯言一出不終朝而播之天下豈惟太史書之國人誦之天下士民又相與交口同聲而和之訖不爲元忠快爲昌宗哂爲宋璟振義氣爲張說危機會斯須之際哉事有出于閨門之內中黃之言其曖昧微幻闕闕隱隱如鬼如蜮不可聞其聲不可

見其形者猶不能逃人於眉睫之間矧其大彰明較著如是說
欲以一人蔽天下之耳目陋矣哉人固有始愚而智者有始賤
而貴者始焉混于途之人而俄然可爲堯禹豈不以賤而貴乎
始焉效門室之用曾莫之辨而俄然圖廼天下事若指諸掌豈
不愚而智乎張說始從昌宗爲脅從之小人繼聽宋璟爲名義
之君子幾方迷而忽悟邪未幾而正繼之此其如樞之運如轂
之轉雖自述之播之以爲天下告不足爲吾累而適足以昭吾
明非惟祈之無益而亦不必祈矣不必祈而祈之此其心終爲
脂韋澳忍而要非明白正大之君子矣盜跖發匱胠篋刮緘滕
啟扃鑰無所不至而語人曰我爲盜有道妄意室藏聖也分均

仁也出後義也入先勇也女其勿以我爲盜跖人具有不笑之
乎盜跖之名其可已乎張說受昌宗之囑而恥受激之事是猶
盜跖其行而惡其名也曷不若慎之於初勿至於今日之所之
爲愈也不然非惟他人之簡吾不能奪雖身秉史衡如秦熺墳
三世爲史官東臬歎息之際捉虎易放虎難出於夫人禩之口
入於檜之耳其踪跡詭秘何由知之而暴露於千百世之下貽
穢於子史之篇至今爲裨官者未始不以資諺談厥故何也褚
遂良所謂史官不記天下必有記之者縱使吳兢果不爲直聽
張說之囑則此受激之事遂將泯滅無聞乎吾知其必不然矣
天下後世甯無爲說記之者乎然則說之見亦卽充之見也厥

後憂及誅銘而囑其子張均賂姚崇多爲溢美之辭吾見萬世
下崇終不能爲說諱也豈直吳兢劉五諸人哉嗚呼自孔氏而
下如狐伋班馬輩皆以直筆稱而競亦此數子者流史可以無
媿矣王荊公所謂誅在前而不慄訕在後而不忌陰挾翰墨以
濟其私者吾於斯人不敢以此議之矣

評 初不從昌宗之賂爲上既能從宋劉二公之言則亦
不失爲君子此論甚妙

張說蓬生麻中

明屠隆

昔唐張說以昌宗美官之賂許證元忠卒賴宋璟諸人夾持不
復黨邪害正斯元忠得脫大禍而說亦得免於惡唐胡氏謂其

蓬生麻中不得不直不其信然哉夫天下之人惟上智與下愚不移中人則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忠邪枉直惟所使而已是故金不以百煉而改其剛水不以百折而改其東蕙蘭不以萎死而改其芳姜桂不以到老而改其辣士君子孤介自許獨立不懼助之而意氣不爲揚抑之而志節不爲貶可以對大地可以質鬼神可以揭日星可以並河岳此所謂上智不移者也故龍逢折首于夏桀比干剖腹於商辛子胥抉目於吳王洩治致命於陳侯朱雲折檻於漢帝此其孰助之而孰激之者也薰蕕同器而蕕不能使變薰蘭棘同林而蘭不可以化棘鸛與鳳並棲而鸛自鷺也石與玉共陳而石自頑也奸人鄙夫不顧廉恥

不畏名義而惟騁奸肆邪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此所謂下
愚不移者也故唐虞之世而四凶以惡誅貞觀之世而宇文士
及以佞斥元祐之黨而夏竦以奸退此豈無正人君子以爲之
夾持哉乃若器方則水方器員則水員尺蠖食蒼則身蒼食黃
則身黃江南之橘移之江北則爲枳此所謂中人之可以爲善
可以爲不善者也昔豫讓失身於中行而抗節於智伯裴矩佞
於隋而忠於唐蚍蜉黷於始而直言於終元楨忠直於先而
依阿於後豈非中無所主而惟人所使者乎上智下愚天下不
多見而惟中人爲最多以有所激而砥志以有所誘而喪心不
扶則不立不翊則不行平生以忠義自許至於事變之衝有富

貫之利豔於前有斧鉞之威劫于後往往銷剛爲柔剗方爲員
依阿洶恣突梯絜楹如脂如韋奴顏婢膝舉平生而盡棄之如
土梗矣彼其心豈不知畏名義敢廉恥哉則以子子獨立顧影
無儔而所以爲之夾持者鮮其人焉是以弗克樹立而敗名喪
節之至此耳彼張說于昌宗之誘卽已許之是其心已不能自
持而其畏名義之念則猶未盡喪也當其時交戰于公私之介
遲疑於邪正之途而爲正人者相與明目張膽而力爭之宋璟
之言曰名義至重鬼神難欺知幾之言曰無汙青史爲子孫累
三子之辭嚴義正真足以作其懦堅其心祛其邪媚之私而勵
之以正直之氣宜說之洗心易慮而不敢復逞其邪志也卒之